

行走者

喀纳斯，美丽而神秘的湖

林基强

离开禾木时，还没消散的晨雾像一条洁白的哈达，萦绕在莽莽苍苍的群山间。经过几片草地，翻过几道山梁，车行三小时，喀纳斯景区的大门倏然矗立。喀纳斯，蒙古语里意为“美丽而神秘的湖”。

进入景区，第一站是神仙湾。我们顺着繁花绿茵浮起的木栈道蜿蜒而下。远处粼粼水光中，几座小岛似断似连，氤氲的轻雾漫流其间，时拢时开，如梦如幻。几只白鹭“扑棱棱”地从一座小岛的浅滩飞起，羽翼扇动的水花在空中形成一道若隐若现的霓彩。两位少女正在湖边走秀，红衣少女手擎白色丝巾，白衣少女擎着的反而是红色丝巾，妆容妩媚，步履轻盈，在淡淡的轻雾中恰似一对临风而舞的仙子，让人生出无限遐思。

神仙湾，又名“珍珠滩”，是喀纳斯湖水流到山间低缓处形成的一片浅滩。站在背光处看去，光斑闪烁，水面上仿佛滚动着无数的珍珠。无论是神仙湾还是珍珠滩，都是一个美得令人心醉、令人神往的所在。

顺着蜿蜒流淌的喀纳斯河往下走，便到了月亮湾。这是喀纳斯的标志性景观——喀纳斯河在这里不经意地拐了个弯，形似一弯新月。这里的水蓝得澄澈，蓝得纯粹，蓝得有些魔幻。沉静的河水蓝，映照着两岸的森林绿、远处的雪山白，勾勒出喀纳斯最经典、最动人的画卷。

我离开栈道下到河边，河水清澈纯净，河底的枯木、卵石历历可见。那些枯木不知在水底躺了多少年，上面绿油油的荇草随水流而摇曳，像在水中舞蹈。

举目望去，蓝色的河湾中有两个酷似脚印的沙洲，当地人称之为“神仙的脚印”。关于这两只“脚印”，当地人演绎了不同版本的传说。一种说法是西海龙王收复河怪留下的脚印，目的是用脚踩住河怪的经脉，以免它兴风作浪，贻害人间；一种说法是嫦娥来此偷

食灵芝仙草，因怕耽误升天时间，匆忙奔月时留下的足迹；还有一种说法是当年成吉思汗追击强敌时留下的脚印。无论哪种传说，都为美丽的喀纳斯抹上了浓重的神秘色彩！

顺木栈道下行三公里许，便到了久负盛名的卧龙湾。喀纳斯河行至此处，河水变得宽阔平缓。一座长条状沙丘像一条巨龙蜿蜒纵伏水中，龙头、龙身、龙尾一应俱全，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我在河边的巨石上坐下，看着粼粼的河水淙淙而下，不急不慢，散发着一股从容不迫的气息。此时，时间仿佛停止了脚步，思绪瞬间被掏空，“天地之大，唯我一人”的空灵感弥漫全身。

下一站，观鱼台。观鱼台建在喀纳斯湖西岸的山顶上，海拔2030米，是俯瞰喀纳斯湖的最佳地点。拾级而上，1068级台阶，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初始步履从容，须臾气喘吁吁，继而双腿发软，但每上一个台阶，视野就开阔一分，景致便又明艳一分，可谓一步一景，移步换景。那湖水在阳光下变换着颜色——近岸浅蓝，渐深湛蓝，再深是深蓝，更远处则近乎墨色。这种魔幻的色彩，诱使我们不断向上、向上……

登上观鱼台，眼前豁然开朗，所有的疲惫烟消云散，喀纳斯湖全景尽收眼底——豆荚状的湖泊静静躺在阿尔泰山的怀抱里，环湖公路像一条黑色丝带围着这一泓碧水，公路外侧铺展着茵茵的芳草地，而草地的外围则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再远处便是连绵起伏的皑皑雪山，天上白云微度，湖中游艇巡弋，湖光山色，美不胜收！

看着一众陶陶然的游客，导游指着湖中心说：“那是传说中湖怪出没的地方。”关于喀纳斯湖怪，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一种身长十几米的哲罗鲑；有人说是一种未知的水生生物；还有人说这只不过是人的幻觉而已。而当地图

瓦人的传说是：很久以前，湖中住着一头凶残的怪兽，它时常浮出水面，吞噬湖边饮水的牛羊。一位勇敢的图瓦小伙决心为民除害，他带着弓箭和猎刀，孤身驱舟入湖，与怪兽恶战三天三夜，最终杀死了怪兽，但他自己也力竭而亡。他的尸体沉入湖底，化作巨石。图瓦人说，每逢月圆之夜，那块巨石便会发出幽幽的蓝光，那是图瓦小伙不死的灵魂，在守护自己的家园。

俯瞰浩渺的湖面，不由想起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故事。相传当年成吉思汗率兵西征，路过喀纳斯湖时，留恋其湖光山色，便下令休整三个月。临行前犹觉难舍，便将自己的马鞍投入湖中，誓言：“待我统一天下，再来取回我的马鞍。”令人遗憾的是，他终究没能回来。在悠悠天地间，纵使是一代天骄又怎样呢？也终是匆匆过客而已！

晚餐时我们品尝了冷水鱼火锅。喀纳斯湖盛产冷水鱼，可食用的有狗鱼、扁花、小白条和五道黑等，而五道黑(学名“赤鲌”)因过度捕捞已濒临灭绝，目前只能作为观赏鱼饲养。我们点了一条大狗鱼。鱼片切成薄片，在滚烫的火锅中涮上几下即可捞出，肉质嫩滑，汤汁鲜美，没有丝毫土腥味，确为佐酒佳肴！带着微醺躺在床上，窗外是森林莽莽，星斗满天，庄子的话从夜空深处传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喀纳斯不正是这样一个存在吗？它何须用语言来标榜自己，它的美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不垢不净。

白天的景致蒙太奇般拂过脑海，诗人艾青《喀纳斯湖》的吟唱悠然回响在耳边：

你是阿尔泰山上的一颗明珠，
镶嵌在绿色的绒毯上。
云是你的面纱，
风是你的歌喉。
千百年来，
你静静地躺在那里，
等待着一个懂你的人。

一城一乡 皆芳华

姜惠泉

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城乡的模样。如今的城市，绿树成荫，繁花似锦。小区里、马路两边，无论走到哪里，都像是行走在树的天地、花的海洋。

即便行走在农村的街道、胡同里，农家大门前盛开的牡丹、月季，从墙里探头探脑爬出来的凌霄花、蔷薇，都不动声色地提醒着我们：农村的环境也在发生着巨变。

我看着眼前这一幕幕的变化，不禁想起四十年前的城市和乡村。

那时，城市道路两旁的绿化树木，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法桐，全国各大城市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特别是北方城市，一到隆冬季节，树叶被呼啸的寒风剥得精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和灰扑扑的楼房，整个城市进入了一个灰蒙蒙的冬天。

那时候的农村，坑坑洼洼的街道上树木是很难见到的。农户门前堆满了做饭用的柴火，猪圈散发着臭烘烘的气味。一旦下雨，坑洼的道路就变成一个个明晃晃的水坑，流淌着恶臭的黑水。行人用手捂着鼻子掂着脚尖，躲避着满街水坑。偶尔从墙里面探出头来的，可不是什么蔷薇、凌霄，而是一根根丝瓜、吊瓜和葫芦。

当温饱不再成为生活的负担，人们对美的渴望不再蛰伏，那种骨子里对诗意的追求悄然复苏，城市的绿化带也随之繁茂起来。绿化带里慢慢多了新面孔——四季常青的松树，为萧瑟冬日留住一抹鲜活；待到秋风吹起，满树银杏鎏金，衬着澄澈长空，分外温柔动人。春日先有桃杏、蔷薇、月季等花几次第盛开，点点繁花散落街巷；而后樱花大道如云似雪，郁金香园地斑斓铺展，一处处精心雕琢的风光，引得游人时常驻足流连。

城市里的高楼大厦，不再是冷冰冰的水泥森林。每当夜幕降临，这些高楼大厦摇身一变，亮起五彩霓虹，像给城市披上了节日的盛装。

如今，我依然喜欢在城乡间行走。走在城市的樱花大道上，走在乡村的月季花墙边，脚下是平坦的路，眼前是缤纷的花。偶尔驻足，闭上眼，仿佛还能看见四十年前那个灰蒙蒙的冬天，听见泥水坑边人们掂脚跳跃的声音，可睁开眼，满目繁华。

我忽然懂得，这满目的光辉，并非天赐，而是一代代人俯身向土、抬头向光，用日子一寸寸熬出来的春色。我们曾深陷于灰，才愈发珍重眼底的彩。这股斑斓春色顺着春风不断抽枝展叶，漫过街巷村落，让一城一乡，岁岁皆留芳华。

诗歌港

青苹果(外一首)

柔儿

蓝蓝的天空
倒扣在青纱帐上
堆叠的白云
长上苹果树枝桠
碰触到
青苹果的心事
晕染开

鸟鸣散落在果园
微风脚步
不曾惊觉
阳光的沙漏
在果园里游荡
给青苹果
穿上金色的光

一个又一个纸袋
飞速包裹青苹果
从这颗，到那颗
像是把时光装进行囊
或是醒着
或是在做一个
一直笑着的梦

五月私语

可以放声唱
放声对风笑
唯独对你，不敢声张
怕一不小心
就泄露了秘密

我不富有，甚至贫瘠
只能用沾满泥土的双手
呵护你
而你，像个毛头小子
是青涩的

为了你
早出晚归已是日常
汗水灌溉你成长
把五月私语
写成诗，寄给你

期待秋天
解开纸袋
把秘密公开
看到你
悄然间羞红的脸庞

一棵雨中的树

邓兆文

鸟都藏起翅膀了
它还是不动
树冠撑起一小片天空
仿佛一个人撑着伞
在等另外一个人
雨越下越大
雨水漫过它的脚踝
淹没了身下最后的泥土
所有的叶片
都成了流水的瓦檐
眼前除了水泡还是水泡
它依然不动
而那个人，直到雨停
并未出现